



(意) 乔万尼·薄卡丘

十日谈

肖天佑 译





(意) 乔万尼·薄卡丘

肖天佑 译

十日谈

花 城 出 版 社

辑
辑
辑
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十日谈 / (意) 薄卡丘著; 肖天佑译.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0.3

(意大利古典名著丛书)

ISBN 7-5360-3255-2

I. 十… II. ①薄… ②肖…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意大利-中世纪 IV. I546.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5016 号

十日谈

〔意〕乔万尼·薄卡丘 著

肖天佑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广州市永福路 44 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4.25 印张 2 插页 400,000 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ISBN 7-5360-3255-2

I·2714 定价: 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 序

吕同六

十三世纪下半叶，当欧洲大部分国家仍处于中世纪的漫漫长夜时，意大利已迎来了文艺复兴运动的最初曙光。

文艺复兴运动，标志着欧洲新纪元的肇始。人文主义，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的指导思想，以雷霆万钧之力，扫除中世纪的神学观念、来世主义和禁欲主义，传播以人为本的新世界观、新生活观，激励世人变革现实，给意大利和欧洲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倾注了勃勃生机，造成了焕然一新的气象，开创了文学艺术全面繁荣的局面。

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巨人的时代。且按下造型艺术不谈，单就文学而言，但丁、彼特拉克、薄卡丘、列奥那多·达·芬奇、阿尔贝蒂、马基雅维利、阿里奥斯托等思想文化巨人，无不为欧洲文学运动奉献了里程碑式的作品，他们为欧洲的抒情诗、史诗、传奇叙事诗、短篇小说、喜剧、悲剧、美学理论和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文艺复兴运动的宝贵传统，犹如一根红线，贯串了意大利文学的整个历史进程。人文主义思想的光辉，始终不曾在文学领域熄灭。以人为本，对人的关爱，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等人文主义者崇尚的理想，都承袭了下来，并以不同形式得到了弘扬。

因此，了解以文艺复兴运动为滥觞的意大利古典文学，不只是全面地、完整地认识意大利文学的历史与发展的需要，而且对于更好地认识和把握欧洲文学的历史与发展，也是十分必要和大

有裨益的。

不妨再换一个视角。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作家薄卡丘，曾就文学发表过这样的见解：

（文学家们）采用虚构的故事，而舍弃其他方式，因为这些虚构故事的美，能够吸引哲学证明和辞令所不能吸引的公众。……在他们的作品里，都运用了最深刻的思想；这种思想，就好比果壳里隐藏着的果肉，而他们所使用的美妙的语言，就好比果皮和树叶。

薄卡丘的这一席话，把文学作品无可替代的思想价值，满足公众精神需求和审美需求的价值，作了精辟形象的阐发。

五四新文化运动，树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又打开了久久封闭的国门。于是，大批外国文学名著引进国内，呈现于精神饥渴的中国读者面前，成为五四运动为中国文化界构造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一批意大利经典作家，如但丁、薄卡丘、哥尔多尼、曼佐尼、皮兰德娄、邓南遮，首次译介到中国，形成了我国意大利文学翻译事业的第一个高潮。

遗憾的是，后来由于受到政治、社会、文化、语言诸因素的制约，意大利古典文学的翻译显得相当零散，缺乏系统性与完整性，空白甚多，而且，不少作品还是从别的文字转译。这一切自然都妨碍国人对意大利文学的了解与接受。

基于上述种种缘故，我们着手编选这套《意大利古典名著丛书》。这套丛书共计十二种：

文艺复兴运动伟大的先驱者但丁的《神曲》；这部史诗的问

世，意味着中世纪的终结和新纪元的开端；

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彼特拉克的《歌集》；十四行诗这一诗歌形式从此臻于完美的境地，并广泛流布于欧洲各国；

文艺复兴运动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薄卡丘的《十日谈》；这部杰作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性方面都达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高峰，并开了欧洲短篇小说的先河；

薄卡丘之后，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群星辉映，星光灿烂，他们对意大利和欧洲短篇小说，乃至戏剧，都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丛书》收入一卷《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短篇小说》；

文艺复兴时期大诗人塔索的叙事长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这部气势宏伟的巨著，深刻地表现了文艺复兴运动晚期人文主义者的思想危机；

《哥尔多尼喜剧集》，吸入脍炙人口的四部经典喜剧《一仆二主》、《女店主》、《狡猾的寡妇》、《老顽固》；这位启蒙主义剧作家，身体力行，革新喜剧，为意大利近代民族喜剧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他的具有久远生命力的剧作至今在世界各国的舞台上盛演不衰。

民族复兴运动时期的文学大家曼佐尼的历史小说《约婚夫妇》，“战士、诗人”涅埃沃的长篇小说《一个意大利人的自述》，诗人、散文家莱奥帕尔迪的《道德小品》、《杂感录》；前两部作品抒发渴求祖国独立、民主和自由的惓惓情愫，倾诉了民族复兴运动的理想与激情；后两部散文集传达了思想和情感都异常敏锐的莱奥帕尔迪对人生和世界的深沉思考；

十九世纪下半叶，现实主义主要代表维尔加的长篇小说《玛拉沃里亚一家》，这位把目光投向贫困、落后的故土的西西里作家，在小说的题旨、风格和语言上都开创了意大利文学的新生

面，对日后风靡世界的新现实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开山之作《大地在波动》就是从这部小说撷取的素材。

在意大利语中，classico 一词具有两重涵义，一是古典的意思，二是经典的、最优秀的、第一流的意思。这两种涵义其实又是彼此关联、相通的。这套丛书取名《意大利古典名著丛书》(Le opere classiche itaieiane)，它的选编标准也正是融合了 classico 所包含的这两种意思。为此，丛书收入了两位生活和创作于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初叶的经典作家皮兰德娄和邓南遮的作品。

皮兰德娄的文学创作起步于真实主义。他的早期剧作《西西里柠檬》就是根据写于十九世纪末的同名短篇再创作的，打烙了真实主义的鲜明印记。他的其他重要剧作，以怪诞、离奇见长，但又糅进了传统的即兴戏剧手法，表现人丧失自我本质的惨烈痛楚。他的剧作已成为意大利和世界戏剧文学的经典。

邓南遮以一部真实主义色彩浓郁的短篇集《佩斯卡拉的故事》，于十九世纪下半叶登上文坛，后来成为蜚声世界的唯美主义诗人、小说家、剧作家。长篇小说《火》使我们有机会更真切和更深切地认识这位唯美主义大家的创作原貌。

意大利古典文学是一座异常丰富的宝库。十二卷的《意大利古典名著丛书》，虽也蔚然可观，但毕竟只是开采了这座宝库的一角。遗珠之憾难免。万事开头难，但开头也最为紧要。我相信，随着改革开放和对外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随着意大利文学翻译队伍的壮大，意大利古典文学的译介，也将迎来更美好的明天。

序 言

吕同六

—

薄卡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同时，恐怕也是一位杰出的预言家。

他写作《十日谈》时，就已敏锐地预感到，日后他将难逃妒忌和仇恨的厄运，将遭逢“狂飙疾风的摧残，利牙毒齿的噬咬”；他还预言，一班居心恶毒的人，定会罗织种种罪名，必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他在《十日谈》第四天故事会的开场白里，写下了这一预言，并在全书的“跋”里，为自己作了强有力的辩护。

一切果然不出薄卡丘所料。

《十日谈》问世以后，天主教会把《十日谈》定为“诲淫诲盗”之作，当作文人无行，道德堕落的典型，在佛罗伦萨的广场上当众焚烧。

九泉之下的薄卡丘也难逃劫难，他的坟墓被教会掘掉，墓碑被砸得粉碎。

这兴许是西方最引人注目的一宗“焚书坑儒”事件。

除了硬的一手，教会还采用了更阴险、狡猾一招。它先后三次组织御用文人篡改《十日谈》，删去所谓“伤风败俗”的内容，又偷天换日，把书中那班寡廉鲜耻、伤天害理的僧侣，统统改为俗人！

不过，这却应了一句中国古诗：抽刀断水水更流。

《十日谈》面世后，仅至16世纪，便印行近一百版。一股持

久、深广的《十日谈》阅读热和再创作热，席卷欧洲。众多名作家或模仿《十日谈》，或从《十日谈》中采撷一枝半叶，敷衍出来，另成佳篇。英国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法国作家纳伐尔的《七日谈》，莎士比亚的喜剧《辛白林》、《善始善终》，便是这方面的翘楚之作。从《十日谈》中汲取创作素材的其他“大腕”作家，至少还可以举出一打之多，如莫里哀、莱辛、维加、拉封丹、济慈、丁尼生、朗费罗等等。

对于各国电影、音乐、美术大师们来说，《十日谈》也始终是一眼永不枯竭的创作源泉。

意大利声誉卓著的小说家、诗人、导演帕索里尼，从《十日谈》中选取八个故事，进行改编，执导了一部颂扬生命与人性的强大力量的影片《十日谈》，已成为当代世界电影的经典之作。

音乐大家维瓦尔第、加卢友、契玛罗萨等，相继撷取《十日谈》的情节，进行再创作，留下了至今余音缭绕的佳作。而《十日谈》历朝历代的插图和以它为题材的美术作品，更是多如繁星。从文艺复兴时期大画家波提切利，到画坛巨擘提香、鲁本斯，法国画家布歇、瑞士新古典派画家考芙曼、英国油画家透纳、俄国雕刻家夏加尔等，都创作了同《十日谈》一样流光溢彩，名垂艺术史册的作品。

二

薄卡丘是佛罗伦萨商人凯利诺的薄卡丘和一个法国女人的私生子。关于他的诞生地，缺少确切的资料予以论断。据说他生于佛罗伦萨附近的契塔尔多，一说生于巴黎。幼年时生母去世，随父亲来到佛罗伦萨。不久，父亲再婚，他在严父和后母的冷酷中度过了童年。

后来，他被父亲送到那波利，在父亲入股的一家商社不情愿地学习经商，毫无收获，父亲又让他改学法律和宗教法规，但无

论是商业还是法律，都引不起他的兴趣。他自幼喜爱文学，便开始自学诗学，阅读经典作家的作品。这段生活使他亲身体验到市民和商人的生活以及思想情感，融入到他日后写成的《十日谈》中。

在那波利生活期间，薄卡丘有机会出入安杰奥的罗伯特国王的宫廷。在这里，他被压抑的个性和才智得以充分地施展。他同许多人文主义诗人、学者、神学家、法学家广泛交游，并接触到贵族骑士的生活。这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扩大了文化艺术视野，进一步焕发了他对古典文化和文学的兴趣。他在宫廷里又认识了罗伯特的私生女玛丽娅，对她产生了爱情。这一段富于浪漫情调的经历，也在他的文学创作中留下了很深的印痕，他日后在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一些女性形象，可以见出玛丽娅的影子。

1340年冬，薄卡丘父亲的商业活动受到挫折，经济状况恶化，一蹶不振。薄卡丘无法维持原先悠闲自在的生活，便回到佛罗伦萨。在佛罗伦萨尖锐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他始终坚定地站在共和政府一边，反对封建贵族势力。他参加了行会，曾担任管理财务的职务，多次受共和政府的委托，作为特使去意大利其他城邦和教廷执行外交使命。

1350年，薄卡丘和诗人彼特拉克相识。翌年，他受委托去邀请被放逐的彼特拉克回佛罗伦萨主持学术讨论。从此，这两位卓越的人文主义者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友谊。

薄卡丘潜心研究古典文学，成为博学的人文主义者。他翻译了荷马的作品，在搜集、翻译和注释古代典籍上作出了重要贡献。晚年，他致力于《神曲》的诠释和讲解，曾主持佛罗伦萨大学《神曲》讨论。

1373年10月23日，薄卡丘抱病在佛罗伦萨大学《神曲》讨论会上作了最后一次演讲。第二年，契友彼特拉克的逝世，给他精神上很大的打击。1375年12月21日，薄卡丘在契塔尔多

逝世。

薄卡丘是位才华横溢，勤勉多产的作家。他既以短篇小说、传奇小说蜚声文坛，又擅长写作叙事诗、牧歌、十四行诗，在学术著述上也成就卓著。

传奇小说《菲洛柯洛》是薄卡丘的第一部作品，大约写于1336年左右。它以西班牙宫廷为背景，从中世纪传说中汲取素材，叙述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少妇和一个青年异教徒的爱情故事。他们冲破种种阻挠，有情人终成眷属。《十日谈》中有两则故事就取材于这部作品。《菲洛柯洛》是欧洲较早出现的长篇小说。

叙事长诗《菲洛特拉托》（约1338年）和《苔塞伊达》（1340—1341）分别从《特洛伊传奇》和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中撷取题材，它们赞颂纯洁的爱情、高尚的友谊，展示人世间生活的美和友情的欢乐，在古典的题材中注入了现代的情感。这两部作品开了8行体诗的先河。

牧歌式传奇《亚美托的女神们》（又称《佛罗伦萨女神们的喜剧》，约1341）在形式上仿效但丁的《新生》，用散文连缀三韵句诗歌，薄卡丘借用神话题材，抒写亚美托在爱情的陶冶下，由一个粗野的牧羊青年转变为品格高尚的人，其间穿插了7位女神向亚美托讲述自己的爱情经历。

长诗《爱情的幻影》（1342—1343）受到但丁《神曲》的影响，用三韵句写成，具有隐喻诗的特点。薄卡丘叙述自己一次寓意性的旅行，把歌颂德行和赞美纯洁的爱情结合起来。

《菲埃索拉的女神》（1343—1354）是又一部8行体长诗，写女神和牧羊人相爱，得罪了黛安娜女神，遭到惩罚，一对恋人化作两条河流，但最后双双流入阿诺河，又汇集到一起。

《菲洛美塔的哀歌》，是仅次于《十日谈》的一部重要作品。它写于薄卡丘从那波利返回佛罗伦萨之后的1343至1344年间。这部传奇小说描写被恋人抛弃的女子菲娅美塔的遭遇，细致地抒

写她的爱和怨、希望和痛苦，翘首盼望恋人归来的心理，堪称欧洲最早的心理小说。

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都是以爱情为主题，借鉴古希腊古罗马诗歌、神话、传奇，显示了中世纪传统和骑士文学的痕迹，但又摆脱了俗套，充满对人世生活和对幸福的追求，谴责禁欲主义。

晚年，薄卡丘一心钻研古典文化，埋头著述。《异教诸神谱系》（1350—1375）和《但丁传》是两部最重要的作品。前者以丰富的史料叙述神和英雄的起源，展示神话的基础，后者则是意大利研究但丁的最早学术著作之一。薄卡丘在他的理论著述中，批判教会对诗歌的诋毁，提出“诗歌即神学”的观点；他阐述诗歌应当模仿自然，反映生活，强调文学的启迪和教育的巨大作用；要求诗人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中汲取营养，并讲求虚构、想像。薄卡丘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中世纪神学的观念，但他的文艺理论为文艺复兴时期诗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

薄卡丘最优秀的作品是《十日谈》。1348年，佛罗伦萨爆发了一场灾难性的瘟疫，居民死亡过半，城市十室九空。瘟疫刚平息，薄卡丘即着手写作《十日谈》，历时5年，1353年完成。

这部故事集有个楔子，叙述1348年佛罗伦萨瘟疫肆虐，三名男青年和7名少女在诺维拉教堂邂逅，一起到乡村一所别墅避难，住了两个星期，他们除了玩赏风景，欢宴歌舞外，便是开故事会，在其中10天的时间里，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由轮流执政的“女王”或“国王”规定故事主题，由一人吟歌作为故事会的尾声。10天里他们总共讲了100个故事，故名《十日谈》。

《十日谈》里的故事来源广泛，薄卡丘广撷博采，从历史事件、中世纪传说和东方民间故事（如《七哲人书》、《一千零一夜》等）中汲取素材。但薄卡丘把这些故事的情节移植于意大

利，以人文主义思想加以改造和再创作。

批评教会的腐败堕落，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作家的一个共同特点。但比起先驱者但丁、薄卡丘的思想更进了一步，他的批判也更加尖锐。

薄卡丘在许多故事里把抨击的锋芒指向天主教会和宗教神学，毫不留情地揭开教会神圣的面纱，把僧侣们奢侈逸乐、敲诈聚敛、买卖圣职、镇压异端等种种黑暗勾当，统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值得注意的是，在《十日谈》的头两个故事里，薄卡丘就以犀利无比的笔锋，辛辣地嘲讽了教会的腐败堕落。一个作恶多端，丧尽天良的公证人，临终忏悔时一通胡吹，死后竟被教会封为圣徒。一个犹太教徒，在教廷驻地罗马暗中察访，耳闻目睹，了解到从教皇、主教直到教士，个个都是酒囊饭袋，寡廉鲜耻，贪恋女色，还买卖人口，罗马已成为“容纳一切罪恶的大洪炉”，“基督教充满罪恶、黑暗”。这两则故事为整个作品定下了基调。

但薄卡丘不止于对僧侣们的恶行劣迹加以嘲讽，而是着力抨击他们的虚伪和奸诈。他在许多妙趣横生的故事里生动地揭示出，那些僧侣们责备教徒心中的淫念，无非是为了把他们吓跑，好让这班身着黑袍的色中饿狼乘虚而入，专门勾引良家妇女。神甫们谴责高利贷者，说重利盘剥者死后将被打入地狱，永劫不复，只不过是想要别人赶紧支出不义之财，好去填满他们的钱袋。

薄卡丘也不止于对僧侣的个人品质进行抨击。他的批判要深刻得多。他刨根究底，毫不留情，矛头直指教廷和宗教教义。他在一些故事中展示出，僧侣们道貌岸然，满口仁义道德，骨子里却男盗女娼，是十足的伪君子。其根源盖出于教会的教规，出于教规的虚伪性和反人性。薄卡丘对教会的批判，表达了当时的城市平民阶级对神权的不满。

描写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在《十日谈》中占有重要地位。薄卡丘叙述了许多生动有趣的故事，说明中世纪鼓吹爱情是罪孽，宣扬神爱天国幸福的禁欲主义，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也是扼杀人的天性的。“在所有的自然力量中，爱情的力量最不受约束和阻拦。”真正的爱情非但不是罪过，反倒合乎情理，合乎人性，是崇高、可贵的。因此，神爱断然不能代替情爱，人有权享受爱情和现世幸福。

作者在一则故事中描写青年西蒙“头脑呆笨”，“像个白痴似的”，但在爱情的感召下，竟脱胎换骨成了像模像样的人，“聪颖”，“才艺出众”。这则故事和其他故事中的许多曲折感人的例子表明，爱情能够激发人身上的聪明才智，具有荡涤人的心灵的伟大力量，爱情使人的品格和情操趋向高尚、完美。

薄卡丘笔下的主人公在争取爱情和幸福的道路上，无不遭遇各种各样的障碍，诸如封建等级观念、金钱、权势和其他始料未及的灾祸，但爱情终能战胜这一切。或者至少在道义上取得胜利。这就是爱情的伟大所在。在同时代的作家中；没有一个比薄卡丘更彻底、更热烈地讴歌过人世间生活的幸福；他讴歌爱情的高贵，讥讽建立在经济关系上的婚姻。

《十日谈》还抨击了封建特权和男女不平等。薄卡丘确信，人的高贵并不取决于出身，而是决定于人的才智。即便是伺候国王的马夫，其仪表和聪明同国王相比，毫不逊色。不少故事叙述了在争取幸福的斗争中，出身微贱的人往往以自己的智慧和毅力战胜封建主和贵族。薄卡丘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贫穷不会磨灭人的高贵品质”，穷人家往往出现圣贤，倒是“高贵叫人丧失了志气”，帝王家子弟只配放猪牧羊。他还摒斥中世纪僧侣主义污蔑女人代表罪孽的陈腐观念，赞美妇女是自然的美妙造物，主张妇女应该享有跟男人平等的地位。

关于全面发展的人的观念，在《十日谈》里也得到体现。在

薄卡丘看来，人应当接受良好的教育，多才多艺，和谐发展，既健康、俊美，又聪明勇敢。这是文艺复兴时期对于人的理想。

《十日谈》是世界文学史上一部具有巨大价值的文学作品。薄卡丘以丰富的生活知识和出色的艺术概括力，通过叙述故事，概括生活现象，描摹自然，叙写细节，刻画心理，塑造了国王、贵族、骑士、僧侣、商人、学者、艺术家、农民、手工业者等不同阶层，展示出意大利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抒发了文艺复兴初期的人文主义和自由思想。意大利评论界把薄卡丘的《十日谈》和但丁的《神曲》相媲美，称之为《人曲》。

《十日谈》是一部故事集，但不是普通的汇集故事的作品。薄卡丘采用故事会的形式，别出心裁地以框架结构把这些故事有机地组成一个严谨、和谐的叙述系统。大瘟疫作为一个引子，借以引出10名男女青年，并点明自然祸害导致社会秩序、人际关系的堕落，为整部作品涂抹出时代底色。这段引子，作者的开场白、跋，和10名男女在别墅的活动，是一个大框架，巧妙地包容和串连了主人公们讲述的100个故事。这100个故事，除了第一天和第9天没有命题外，8天的故事各在一个共同的主题下展开，使这框架结构浑然一体。而故事中的人物也常常讲述故事。这样，大框架中套小框架，故事中套故事，既可鲜明地表达作者的情感、观念，又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庞大而活跃，复杂而有序。

《十日谈》的语言也很有特色。它以文学古典名著为典范，又吸收了民间口语的特点，语言精炼、流畅，又俏皮、生动，描写事件和人物微妙尽致，灵动多姿。

《十日谈》为意大利艺术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开创了欧洲短篇小说的艺术形式。

薄卡丘最后的一部作品是传奇《大鸦》（1356?）。作者借用中世纪文学的梦幻形式，诅咒爱情是肉欲的故纵，贬斥女人是万

恶之源。这显然是他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的一个倒退。在教会和旧势力长期的威胁和围攻下，薄卡丘甚至想把《十日谈》和其他作品付之一炬。这是新旧矛盾使他动摇的表现。

《十日谈》问世后，很快被译成欧洲各国文字，深受欢迎。英国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法国纳瓦尔的《七日谈》，都是摹仿《十日谈》之作。德·维加、莎士比亚、莱辛、歌德、普希金、济慈等也都曾从《十日谈》故事中汲取过创作素材。

原 序

怜悯遭受不幸的人，是做人的道德。既然人人应该如此，那些渴望同情并且得到别人同情的人，更应该如此；如果说世上真有人需要同情，得到安慰，深知此情可贵，那么我就算其中之一了。因为我自青春年少直至今日深深眷恋着一位女子。明达的先生们后来听到这段恋情，还夸奖我，称赞我，却不知这段高尚的爱情，使我忍受了多么巨大的痛苦。这并非由于她残酷无情，而是因为出身低微，内心隐隐燃烧着一股难于控制的欲火。明知此事绝不可能如愿以偿，欲望在内心里常常变成了惆怅。愁闷时，有位朋友常常给我以开导和劝慰，使我坚信绝不能为此走上绝路。天主是万能的，他令万物遵循有始必有终这一永世不变的法则，我的这段热恋，虽然不是任何人的意愿、规劝，或者羞辱、威胁能够制止的，但时间的推移却使它逐渐淡漠了，在我心灵里留下的仅有愉快的回忆。对那些在茫茫情海中航行又不愿冒过多危险的人，爱神赏赐的礼物往往就是这种愉快的回忆。因此，尽管爱情伴之以痛苦，痛苦过后我反而感到愉快。

我的痛苦虽然结束了，我并未忘记那些给我以安慰的人。他们对我的关怀，我将永远铭记在心，至死不忘。在众多美德之中，我认为“感激”是最值得提倡的，反过来说，“忘恩负义”是最应该谴责的。为了表明自己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我决定，乘自己刚刚摆脱痛苦，能够平心静气地述说这一切的时候，尽自己这点微薄的才学，写下这段经历，供帮助过我的人消遣，并作为对他们的报答。如果他们由于知情达理或者情场得意，无需这本书，那么对那些碰上类似情况的人，本书也许多少会起到